

中华商祖



陶朱公

南伯庸 著

海南出版社

ZHONGHUASHANGZU TAOZHIGONG



中华商祖 陶朱公

南伯庸 / 著

ZhongHuaShangZuTaoZhuGong

海南出版社

中华商祖陶朱公

南伯庸 著

责任编辑：苏 斌

※

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

(570105, 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2号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中国人民解放军1201厂印刷

1996年9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9.375

字数：210千字 印数：10000册

ISBN7-80617-641-1/K·33

定价：13.80元

目 录

第一章 横空出世惊诸侯 (1)

文种三顾宛三户，得到一纸济世良方…范蠡刚讲完那句话，越国就灭亡了…吴王的粪便救了勾践的命…西施的出现像一道彩虹，升起在越国的天空…夫差一不留神，郑旦就摔死在箭楼之下…

雄才忽现	/	2
夫椒亡越	/	20
饮恨尝粪	/	34
苧萝逢艳	/	51
溅血姑苏	/	60

第二章 一怒吞吴霸春秋 (93)

谏杀西施，伍子胥把自己的人头悬到了城门上…慌乱的群臣只见吴王提剑一挥，踉跄几

步，跌倒在他的雪青马前…波翻浪涌的江面上，划过来一条小船，从鱼口里救出了西施…几千吴兵被他砍翻在地，血染战袍的范蠡四顾茫然…文种自知祸已临头，仰天叹道：“呜呼！吾悔不听范蠡之谋，今致为越王所戮，悲哉！”狂笑伏剑而死…

- 东宫悲谏 / 94
- 焚身断腕 / 106
- 渔船救美 / 116
- 谒王卸印 / 119
- 文种遭烹 / 126

第三章 功成隐退醉逍遥 …………… (131)

西施倒在朝思暮想男人怀中，满天的星斗在地身下乱摇…半夜朦胧惊醒，脱口呼道：“大热不至，则万物不能成，谷将暴贵矣！”…九千黄金堆积如山，几个大员脸都绿了…拂晓时分，范蠡在门口挂了张牛皮…缠绵的箫声迭起鼓荡，西施心潮起伏…齐国相印送到门前，范蠡从后面越墙逃跑…

- 夜搭鹤桥 / 132
- 试马商道 / 142
- 邸夷子皮 / 149
- 红姻良缘 / 154
- 弃相人陶 / 167

第四章 商道物语闲授业 (171)

范蠡踏出家门，他恍然觉得天下一半都是自己的了…那汉子又搬出千两黄金，摆到他的脚前…约定时间尚差半刻，遍身血迹的文高撞门而进，满座皆惊…抱玉灰土狼烟奔进粮仓，高呼“救民要紧”…大器拍案而起：“厌故喜新，是商贾大病！”…

猗顿求宝 / 172

子贡识荆 / 179

徒逞天下 / 187

纵婢救赵 / 192

大哭抱玉 / 202

第五章 金车宝马意纵横 (213)

庄生入见楚王，言你今夜必有大灾…范蠡停歇军火供应，诸侯的厮杀队伍都闲了下来…游船试航，各国君王排成了长阵…范蠡纳献作坊，楚王笑着焚毁了国库…蚕刚上树，他就把丝垄断了…

故国丧子 / 214

船载诸侯 / 222

煮海疗秦 / 227

画车止战 / 233

义献天船 / 244

第六章 风流阅尽桑榆晚 (255)

范蠡找到第六个管家，奠定了万世不移的家业…“春秋书院”就是天下学问…《山海经》的孤本落进烈焰中…删删《春秋》，疏漏了一个人…范蠡伏在西施怀里咯了口血，两个人倒了下去…

花甲逝妻 / 256

萧墙突变 / 264

逐子出鲁 / 279

佳人远去 / 283

雪夜升天 / 287

附录：陶朱公商训 (291)

第一章

横空出世惊诸侯



文种三顾宛三户，得到一纸济世良方
…范蠡刚讲完那句话，越国就灭亡了…吴
王的粪便救了勾践的命…西施的出现像一
道彩虹，升起在越国的天空…夫差一不留
神，郑旦就摔死在箭楼之下…

雄才忽现

楚平王二年，太子建刚刚行过弱冠之礼，平王就派了太子的少傅费无忌到秦国为他娶妻。这费无忌早有谄媚平王的意思，到了秦国，见秦女嬴宣貌美，大喜过望，急忙回来禀告平王，道是秦女美丽，王可以自己娶了，另外再替太子娶妻。平王于是自己娶了秦女嬴宣，非常宠爱，并另外给太子建娶了妻。

费无忌借秦女向平王献了媚，就离开太子侍奉平王。但他害怕万一有一天平王死了，太子建即位后会惩治自己，便经常平王面前进谗言诋毁太子。平王日渐疏远太子建，最终派了他去城父守护边塞。

过了几个月，费无忌又在平王面前道，太子建因为秦女的缘故，心里积怨很深，到了城父后，与邻近几国的诸侯十分交好，怕很快就要作乱了。

平王于是召了太子的太傅伍奢来盘问。伍奢知道是费无忌在平王面前谗毁太子，便指责平王听信佞臣的谗言，疏远骨肉至亲。

平王很生气，当即囚禁了伍奢，并传令城父的司马奋扬杀掉太子。太子建预先得到了消息，逃到宋国的睢阳。

费无忌又对平王道，伍奢有两个儿子，都很贤能，如不一

起杀了，将来必成祸患。平王派人去召伍奢的两个儿子，称言若来郢都就饶了他们的父亲，倘使抗令不来，就斩了他们的父亲。大儿子伍尚性格仁义敦厚，一听父亲被囚，立即收拾东西准备赴命前往郢都，二儿子伍子胥知此去必难生还，力劝大哥逃奔别国，异日再图雪耻。伍尚不听，赶到郢都，被平王杀了头。伍子胥逃到宋国睢阳，投奔太子建。

伍子胥到睢阳时，恰好遇到宋国的华氏作乱，便又与太子建一起逃到了郑国。郑侯对二人十分友好，太子建却另有野心，欲约晋侯里应外合，灭郑侯而分其田地。郑侯接到密报，提前动手杀了太子建。伍子胥无处容身，只好与太子建的儿子胜一起逃往吴国。

一路上，因为惧怕郑国追兵，二人昼伏夜行，历尽了千辛万苦，渐抵昭关。这座关在小岷山之西，两山并峙，中间一口，为庐、濠往来的要隘。出了此关，便是大江，直通吴国的水路。此关本有官吏把守，近些日子为了缉捕伍子胥，平王又派了右司马蘧越，带大军驻扎于此。

伍子胥与胜来到历阳山，离昭关约六十里，碰到了扁鹊的弟子东皋公。东皋公将昭关有蘧越把守和挂有伍子胥头像的事情一说，伍子胥和胜便不敢再前行，留了下来。夜里，伍子胥卧而复起，反侧不安，竟愁白了头。也正借了这头白发，伍子胥与公子胜在东皋公的帮助下，逃过昭关，沿水路直下，逃到了吴国的姑苏城里，一并投靠了公子光。

过了一年，楚国的边邑钟离和吴国的边邑梁氏为养蚕争采桑叶发生了争斗。平王大为生气，兴兵来伐吴，吴王僚派了公子光出战，大败楚兵，并趁机夺了钟离和居巢二邑。伍子胥想说服吴王僚，劝他出兵直奔郢都一举灭楚。刚说得吴王僚心动，却被公子光给劝住了。公子光对吴王道，伍子胥实是另有所图，

想借吴国的兵力来报复平王的杀父之仇。吴王遂怒逐伍子胥。伍子胥看出公子光有杀父自立的想法，便向公子光推荐了侠客专诸，自己与公子胜一起退隐到山野耕种。

过了五年，楚平王死，他与秦女所生的儿子轸即位，即楚昭王。吴王僚乘楚国新丧，派了烛庸和盖余两将军去攻打楚国。不料，楚昭王出兵神速，断了吴军的后路，困住了烛庸和盖余两人。此时吴国国内空虚，公子光乘机派遣专诸用鱼肠剑刺死父王，自立为王，便是阖闾。

阖闾即位，立刻便请了伍子胥入朝议事，授官行人。之前不久，因楚昭王诛杀大臣却宛和伯州犁，伯州犁的孙子伯嚭也逃亡吴国追随公子光。吴国新政方理之际，诸事繁多，难以一一顾及，烛庸和盖余两将军便终因死战无望，降了楚国；楚昭王把舒地封给二人。

阖闾为王，在伍子胥和伯嚭一帮人的相助下，又经伍子胥推荐，得了奇人孙武，于是日夜练兵，意欲称霸诸侯。

阖闾三年，吴国起兵伐楚，伍子胥率兵一路杀来，攻陷舒地，捉获了叛吴的两个将军。阖闾想乘机攻向郢都，孙武将军却以为不可以。阖闾带兵回国。

阖闾四年，吴又伐楚，占领了六与濞两个地方。阖闾五年又伐越国，大胜。阖闾六年，楚昭王令公子囊瓦带兵攻吴，吴王派了伍子胥迎战，在豫章大败楚军，占领了楚国的居巢。阖闾九年，吴王又联合蔡、唐两个小国，五战五胜，直杀进郢都。楚昭王被逼逃到了随国。

伍子胥到处找不到楚昭王，便掘开楚平王的坟墓，挖出楚平王的尸体，用鞭子狠狠抽了三百下，算是为父兄报了大仇。

伍子胥有个朋友申包胥，听道伍子胥如此对待已死的人，便发誓要借救兵来，以保楚国不亡。他去见了秦国的秦哀公，乞

求他发兵救楚。秦哀公不答应，这申包胥便七日七夜在朝廷里哭泣，直至眼泪枯干，双目滴血。秦哀公被他所感动，发兵车五百乘去救楚攻吴，这时吴国发生了内乱，又有越国趁机入侵，吴王阖闾已被迫回兵自救，楚方得不灭。这年，正是阖闾十一年，即公元前505年。

楚昭王由随回国，害怕楚国再受吴国的侵扰，便把国都从郢城往北迁到了都城。

这一年的冬天，楚国下了一场厚厚的大雪。大雪还没有完全消融，离都城不远的宛城新上任了一个县令，这个县令的名字叫文种。

冬去春来，一转眼，这新县令文种上任已经三四个月了。

众人都渐渐摸清了这个老爷的脾气——他不喜欢断案，也不喜好珠宝玩物，更不近女色。要说嗜好只有一个，就是每日里都要出去寻访贤才！这也真奇怪了，众人一时间谁都弄不清楚，这新任老爷到底有多大的来头。莫非是楚王见这两年楚国的力量不够壮大，派了人到这民间来寻访高人贤士了？这宛城地区难道还有像吴国孙武那样的高人奇士？没听说过。

这一日，忽然有两个人来到这宛城府告状，张口就要国家赔款。这两个人，一个叫狐馋，一个叫申夷，都是大商人。因为生意的缘故两人经常到郢都去，认识了公子囊瓦。一年半前，吴王阖闾派兵伐楚，这公子囊瓦便找到狐馋和申夷两个，说是奉了楚昭王的命令，要这二人制造大批的兵器运到越都会稽去卖；越国有了这些利器，必然趁虚攻打吴国，这样便可以解楚国之围。狐馋和申夷两个眼看能赚大钱，忙用三五万金，五个月里赶制出众多的丑钺、铜戈和长戟等兵器，匆忙运到会稽。没想到，越王允常已带兵从姑苏撤回来，仗打完了。这二人的兵

器连一小半都没卖掉，回来要找公子囊瓦算账，才知道迁都之前，公子囊瓦已经吃了败仗逃到郑国去了。这二人没办法，便来宛城府告状。

文种接了这案子，大来精神，立即吩咐把狐馋和申夷两人拘了，择日问案。

“咚咚咚——”

一通鼓响，狐馋和申夷两人被带上来，跪在了大堂上。

大堂的东面是一长溜刻着飞禽走兽的绣木屏风，西面挂着几幅长长的流云帛画。北面墙上是火红的一片，用红色的颜料喷画着一只又大又美的凤鸟，展着鹿角形状的凤翅，挺着红红的头。大凤前面是一个虎座鸟架鼓，两只大虎和两只大凤，都背转了身子向里。大大的牛皮鼓悬在双凤之间，鼓面是用红颜色绘的花瓣纹，还有卷着的乌云，鼓边是斜斜的三角形的条纹线，鼓的上面搁了两根大大的鼓槌。

“咚咚咚——”

又一通鼓响，十几个身上穿了粗麻衣裳，腰扎短裙，脚蹬麻履的武士持了铜戈长戟跑上堂来，两边站好了。

文种不慌不忙地踱了出来。

他约有三十多岁的年纪，面庞黝黑，短须浓眉，阔嘴厚唇，宽额大耳，一双眼睛凸着，着一身红袍衣，很是威武。

文种坐好了，狐馋和申夷又细述缘由，所申案情，与前番无二。文种听完，沉思片刻，方忽然问道：“狐馋，我有几年没见到囊瓦了，他夜间跑便池的毛病可转好了？”

狐馋是个精瘦的汉子，一双鼠眼溜溜乱转，觑了文种一眼，答道：“县令爷记错了吧？囊瓦夜里并不跑便池，而是好学狗叫，且已经大好了，一月才叫两三声，动静也小些了。”

文种微微颌首，又转向申夷问道：“申夷，你常在郢都盘桓，柳獬姑娘肚皮上有八朵梅花，你可知道？”

申夷矮粗如瓜，瓮声瓮气道：“柳獬姑娘肚皮上的梅花是十三朵，不是八朵，县令爷说的是几年前的事情了。”

文种手捋短须，想了一会儿，又问：“狐馋，你们所造兵器，丑钺多少？长戟多少？”

“县令爷——”

狐馋如数家常，立即道：“丑钺四千八百，长戟一万八千。”

文种恼怒，斥喝道：“胡言疯话！丑钺是如何神器，你们造得了那么多？商汤伐桀，武王伐纣，才有资格使用丑钺。三万兵甲，只是一钺为帅，你们造四千八百丑钺，卖往何处？分明是谎言欺瞒！”

狐馋全身微颤，强自辩道：“这是囊瓦传了大王的旨意，谁敢违抗？”

文种胸有成竹，又冷笑问道：“申夷，你二人运兵器到会稽，可曾路过夫椒？”

“路过。”

申夷低了硕大的头颅，道：“夫椒是去会稽必经之路，只是走得匆忙，夫椒城是何模样，却并不曾看清。”

“哦——”

文种浓浓的眉毛一阵耸动，又问道：“是何时令？”

“五月暮春。”申夷答了。文种闭眸凝思半晌，猛瞪眼大吼：“武士，拿了这两个刁民！”

众武士涌上堂前，用木枷锁了狐馋和申夷。狐馋连呼“冤枉”，文种冷笑问道：“狐馋，去年五月暮春，吴越正在夫椒血战，你二人携带大批利器，如何逃过吴人和越人的厮杀？还有，越王允常分明在夫椒督战，你不把兵器卖给他，又老远绕到会

稽做甚？”

狐馋哑了。文种又趁机进逼，吩咐道：“抬油锅——，”

狐馋和申夷一齐瘫了，捣蒜磕头，供认了阴谋。

原来，这狐馋和申夷，确也认识囊瓦，但没交情，也无生意往来。两人因战乱破了产，便出没宛城道上做抢劫生意。几日前逢着二人，双方厮斗，反遭擒了。那人把他们带到一处叫三户隄的地方，自称范蠡，问明这二人来历，便教了来宛城令府骗钱的法子，答应四六分成。狐馋和申夷也觉此法可行，就来了令府。

文种本就聪慧，听狐馋和申夷讲完，立即省悟：“范蠡设了圈套，要把狐馋和申夷处以极刑！”再一细想，又觉此人大智大谋，实是胸藏神鬼莫测玄机，狐馋和申夷固非敌手；便是自己这个宛城县令，却也是险些给难住了。

文种想着，一面给狐馋和申夷判了流放，一面吩咐武士，前往三户隄探查道路地理。他已决定：明日往三户隄访大贤范蠡！

文种晚上回府歇了，心里边想范蠡，边考虑自己的境况。是时，齐、晋、楚已相继称霸，各诸侯国互相结盟攻伐，天下大乱，英杰辈出。文种想到吴国刚崛起，孙武和伍子胥已是如日中天，不由感慨万分。自己年轻的时候，也曾立志建业树勋，光耀祖宗，希望参知政事，辅佐天子，建千秋功业，树万年丰碑。又怎知这时光如同流水，转眼已过而立之年，却依然锥处囊中，锋芒未显呢。

又想到范蠡，这位旷世奇才就在不远的三户隄隐居，自己却终日四处奔波，为找不到贤才忧愁，也太荒唐了。

第二天，文种一大早就起身了。他今天的打扮格外精神，头发挽了几个髻，各用红巾束好；身穿长裳，腰系短裙，裙外套袍，青铜剑挂在腰间，脚上蹬了双薄底麻靴，出门了。

宛城境内的地形，除了山岭，全是洼地。文种在一大片的芦苇丛里走了半天。放眼望去，便觉满眼尽是青翠的芦苇；侧耳倾听，就觉耳朵里全是野鸭呷呷，山雀啾啾；抬头往上看，天蓝得让人心醉。文种从芦丛里踏出，便见一条弯曲的溪流，两边都是高高的柳树，长长的柳条都弯下了腰，垂进河水里。在河面之上有一座小石桥，桥边的大石栏上面，龙飞凤舞刻了三个大字“三户隄”。文种心里一阵轻松，再过去小石桥，迎面是一大片的橘林。楚人爱橘，疆域拓展到何方，橘林便延伸到何方。不论是边疆或都城，都莫不以橘林为天然的标志。以郢都而言，作为楚国的都城，最早是在楚文王时，但郢的城墙到了现在的楚昭王还没有修建起来，一直都是在外围以橘林为屏障。文种从这片翠绿繁茂的橘林里穿过去，不觉眼前一亮。

一片一片方方正正的土地，种植着粟、麦和豆等旱地作物；几十个男女，腰扎兽皮，穿了火红的短衣，挥舞耙、耜等耕作器具，稀稀落落分布田间。远处的沟塘里，几个汉子正以竹木为栅，在滩急水浅的地方捕鱼。一排排的茅草屋，掩蔽在几十株粗大的桑树里。几个老汉斜倚在桑树下面，吟唱道：“天上无我无昼夜兮/地下无我无收成兮/太阳真经兮/妙德无穷兮/照临下土万物生兮……”嘶哑的歌声，伴随着猪牛的嗥叫，充满了田园清新的气息。

文种真是没有想到，刚刚经历了战乱的楚国，还会有这样一个恬静的境地。他迈开脚步，踏进了湿软的田埂，问明白范蠡的茅屋是在三户隄后面的山坡上面，道了谢，又走过去。

绕过那片村子，又是一条长路。文种刚走不远，迎面望见

一人，约有二十四五岁的年纪，英俊飘逸，头顶高高的紫玉冠，一身艳红的袍衣，骑了一头老黄牛，仰天歌道：“凤兮凤兮/何如德之衰也/往世不可追/来世不可待/天下有道！圣人成焉/天下无道/圣人生焉/人皆知有用之用/而莫知无用之用也——”听那曲调，激越高亢；曲中之意，更是一派的天地灵韵，沛然大气。非胸怀奇才，又怎会有此意态？此人不用问，一定就是范蠡了。

文种在路边站定，稍候片刻，见那人近了，方拦住牛头道：“范蠡兄请留步一叙！”

那人闻声止了歌唱，却没有下牛，也没说话，仅是冷冷地盯住文种。文种忙上前说道：“范蠡兄语惊天人，此曲此乐，即便是潇湘洞庭之乐，皓露秋霜之曲，都难与之媲美，实乃奇绝！请下牛一叙，如何？”

那人见文种谈吐不俗，也就下牛来，道：“我非范蠡，乃是他的朋友接舆。此曲乃是范蠡所作，接舆一介凡夫，不敢与范蠡兄相提并论，此曲更非我所能作。”

文种刚讲出自己要去访范蠡的心意，却听接舆道：“足下今日不用去了，范蠡外出游三山五岳，已是半月未归。我刚去了一趟，没有见着又折了回来。”

文种心头掠过一阵懊丧，看着接舆，忽又兴奋道：“范蠡兄是天下奇才，先生与他相交，想也胸藏经天纬地之学，便请前往宛城令府一叙，共谋天下霸业，如何？”

接舆笑道：“山野之人，懒散惯了，当不起世间功利盛名。足下休要自误，还是五六日后来访范蠡吧！”说完，他即上了牛背，骑牛去了。文种又听他歌道：“洞庭兮木秋/涇阳兮草衰/去千里之家国/作山野之布衣——”。歌声未逝，他的身影已遥远了。